

再生缘

陈端生 原著
佚名 改编
喻岳衡 校补



古典通俗小说文库



再生缘

陈端生/原著

1997年10月第1版



岳麓书社

1997年长沙

责任编辑 丁双平
封面画 焦成根
封面设计 胡颖

再 生 缘

陈端生 原著

佚名 改编

喻岳衡 校补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(长沙市河西新民路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

199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:370,000 印张:15.75 印数:1—6,000

ISBN7-80520-825-5

I·393 定价:17.00元

湘新登字 007 号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
厂址:望城县高塘岭镇郭亮路69号 邮编:410200

前 言

古典文学名著弹词《再生缘》，前十七卷为清代女诗人陈端生所著，她于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出生杭州，十八岁时在北京开始写作此书，二十岁时在山东完成了前十六卷，是年其母去世，即停止写作，“自从憔悴萱堂后，遂使芸缃彩笔捐”（第十七卷卷首语），二十三岁出嫁，“琴瑟喜同心好合，明珠早向掌中悬”（同前），三十岁时其夫因科场案获罪，被发配伊犁，“失群征雁斜阳外，羁旅愁人绝塞边。从此情伤情杳渺，年来肠断意犹煎”（同前），家庭变故与家事牵累，使她没有心思提起笔来，直到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，才又续完第十七卷，从此辍笔，不久去世，终年约四十六岁，是一位不幸英年早逝的天才。现存的二十卷本的后三卷是清代另一位女作家梁德绳（楚生）所续补。陈端生除著有《再生缘》外，还著有《绘影阁诗稿》，惜已失传。

封建时代，弹词、鼓词等说唱文学被视为“村姑野媪惑溺”的“盲子弹词”，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，《再生缘》作为手稿传抄时，虽然“惟是此书知者久，浙江一省遍相传”，并不为诗文大家所赏识，知者不多，其备受推崇，在文学史上给以应有的地位，实因受到陈寅恪、郭沫若两位大师的赞赏。

一九五三年，早已是中国一流的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写了长文《论〈再生缘〉》，次年春最后定稿，文中称：“《再生缘》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，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。”“《再生缘》之文，质言之，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也。”甚至认为元微之论杜诗中所称“铺陈终始，排比声韵”、

“属对律切”，《再生缘》之文可与之比美。而且还可以和印度、希腊及西洋的著名史诗比美。一九六一年，郭沫若在《序〈再生缘〉前十七卷校订本》中说，陈氏把《再生缘》“比之于印度、希腊的古史诗，那是从诗的形式来说的，如果从叙事的生动严密、波浪层出，从人物的性格塑造、心理描写上来说”，他认为“陈端生的本领比之十八、九世纪英、法的大作家们，如英国的司考特、法国的司汤达和巴尔扎克，实际上也未遑多让”。两位大师的评价，使《再生缘》如美玉在椟中，一旦展现在世人眼前，就光彩夺目，重新受到重视。

小说《再生缘》是根据弹词本改编而成，改编者力求忠实于原作，思想上具有鲜明强烈的反封建意义，由于篇幅大大压缩，文字更为紧凑，而又大体上保持了原作的故事格局，未损害原作情节的完整。由于把韵文改为散文，适合更多读者的阅读习惯。

和弹词本一样，小说在思想上一反男尊女卑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传统观念，大胆歌颂了妇女敢于挣脱封建礼教束缚的思想和行动，书中描写元代成宗铁木耳时，云南昆明才女孟丽君，才高貌美，待字闺中，成为云南总督皇甫家和国戚刘家争聘的对象，孟丽君不屈服于刘家的权势和迫害，抗旨拒婚，离家出走，女扮男装，上京应试，得中状元，任翰林院修撰，后任兵部尚书，掌握兵权，进升宰相，率领百僚，掌握朝政。会试之年，又被钦点为大总裁，这些在封建时代只有男子才能担任的最高级官员，一个十八岁的弱女子竟然全担任了，而且应付裕如，干得非常出色，在朝中与父兄翁公为同僚，纳丈夫为门生，绝无畏怯之状，这样一位文武全才，远胜须眉男子。除孟丽君外，书中的女子如皇甫长华、卫勇娥、尹良贞等，也都具有反封建的叛逆精神，其聪明才智都胜于男子，卫勇娥不但女扮男装，还一度成为反贪官污吏

和地方豪恶的绿林豪杰，栖身刀丛虎穴之中，面对官军压境，横戈跃马，视若等闲。书中这些女性形象一般都比男性形象生动。作者通过对这些杰出女性的歌颂赞扬，大胆批判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和封建伦常。书中描写孟丽君等在封建势力的层层包围和压迫下而真相暴露以后，最后只能仍然回到闺房，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，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制度的压迫妇女，扼杀人才，极不合理，表达了妇女要求挣脱封建束缚、求得自由解放、与男子具有平等权利的意志和愿望。

在艺术上，弹词本《再生缘》有出色的成就，结构精密，系统分明，情节曲折，文辞优美，叙事生动，描写细腻。小说基本上承袭了原书的结构和故事情节，但将原书近九十万字的篇幅压缩为不足四十万字，篇幅减少了一半以上。不用弹词形式，而用散文体的小说，可以避免通常的“对偶之文，往往隔为两截，中间思想脉络不能贯通”之病，虽弹词《再生缘》系对偶之文，仍能融化贯通，终究不如散文体之灵活自由，因此虽篇幅大减，而未影响故事的完整，且更适合人们的阅读习惯。全书虽然篇幅仍大，人物众多，情节复杂，读下去仍然线索清楚，首尾贯通，波澜起伏，引人入胜。

但是由于小说系根据弹词本改编，原书在思想上的局限和缺点也仍然存在，《再生缘》在思想上的闪光点是它的反封建意义，主人公孟丽君对封建传统观念和封建制度的叛逆精神，可是她用的武器仍然是封建主义。诚如郭沫若在《〈再生缘〉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》中所说的：“她是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，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，挟君威而不认父母，挟师道而不认丈夫，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。”她的叛逆思想并未突破封建主义的范围，甚至还把封建贞操观念提高到了不适当的程度，如苏映

雪竟因所谓梦中誓盟而要为皇甫少华守节，对师道尊严也极尽渲染之能事，诚然这是孟丽君之所以为孟丽君，是典型环境下的悲剧性格的充分体现，但对某些封建道德的过分强调，对爵禄名位的过多渲染，对宿命论的宣扬（书中主要人物都是上界神仙，他们的兴衰际遇都是早已注定了的），这是时代也是作者思想的局限。

在艺术上改编者着力于故事情节的粗线条叙述，缺少对人物的细致描写。本来弹词本不仅文辞优美，而且叙事生动，描写细腻，人物的性格、心理，声音笑貌，都有出色的描写，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，改编本则大为逊色。特别是对她复杂的心理活动和发展过程，原书描写得细致真实，而在改编本中则没有写出。对孟丽君这个中心人物，原书除从多方面反映她的绝代姿容与旷代才华外，还描绘了她思想感情、内心世界的变化，性格的发展，其间脉络分明，合情合理。如她和皇甫少华的关系，在少华未到京比武夺魁以前，对这位未婚夫并未见过，仅从苏映雪口中得知一些大概情况，连“一见钟情”的感情基础也没有，她之所以抗旨拒婚，改装应试，完全是女不二夫的封建节烈观的教育，自负才华，可以改装夺魁救夫，但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与皇甫少华的行事，她的思想也有了变化，最突出的是皇甫少华请求成宗赦免除刘奎璧外的刘捷一家，与刘燕玉正式成亲，深深刺伤了她的感情，因而喊出了“父母之仇竟是忘，随朝保奏恳君王。刘侯夫妇蒙恩赦，半月，奉旨成婚入洞房。守义一端忘却了，可见得，男儿容易变心肠”。因而决心“从今索性不言明，蟒玉威风过一生”。“自此安然居相位，少不得，孝心未尽尽忠心。调和鼎鼐君臣职，燮理阴阳佐圣君。何须嫁夫方为要，就做个，一朝贤相也传名”。什么夫为妻纲，男婚女嫁，人之大伦，统统一扫而光。

改编者未考虑到孟丽君思想感情的重大变化，仍停留在原来的状态，似乎她对此无动于衷，对此校补本作了一些补充，如当素华说到：“忠孝王如此薄情，且待十年后改装，只是教他贪近反远了。”酈相曰：“不须十年方始改装，且再作三年大臣，以报朝廷之恩，即可改装。”这不符合原书对孟丽君性格的描写。因此校补本改为酈相曰：“姐姐说得不差，他竟是忘了父母之仇，守义之誓。现今刘侯夫妇既蒙恩赦，半月之内，他就要奉旨成婚，进入洞房，可见得男儿容易改变心肠，我如今索性不言明，就这样蟒袍玉带，过此一生，做一朝贤相。佐圣君调和鼎鼐，燮理阴阳，使天下太平，百姓安乐，以报朝廷之恩，岂不甚好，何必定要嫁个丈夫呢？”

在弹词本中，孟丽君的这一思想继续有所表白，有所发展，且更见坚定。请听她归家认母对父母说的一番话吧，她说：“爹娘呵，世人说做了妇道家，随夫荣辱。想当初，孩儿不避风尘，全身远走，也算与皇甫门中同受患难了。今日伊家烘然而发，孩儿倒不在乎与他同享荣华。丽君虽则是裙钗，现在而今立赤阶。浩荡深恩重万代，惟我爵位列三台。何须必要归夫婿，就是这正室王妃岂我怀？况有那，宰臣官俸鬼鬼在，自身可养自身来。”是的，她已官居极品，位列三台，荣华富贵，应有尽有，什么夫荣妻贵，正室王妃，在封建社会妇女所企求并视为莫大显荣的，对她已不复萦怀，她的高官厚禄，对王府的安富尊荣也视为平常，因而说出了“何须必要归夫婿”。孟丽君的思想观点也就是陈端生自己的思想观点，她认为只要妇女有了与男子同等的社会地位，同样可以任宰相，掌兵权，才能还可在男子之上，同样可以独立，完全不必依靠男子，这是对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彻底否定。陈端生因丈夫犯事的连累，使她长期“日坐愁城凝血泪，神飞万里阻风烟”，

不难设想，如果女子与男子有同等应考做官的权利，以她的才华，是不可能随夫贵随夫贱的，完全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来。身世之感与个人的才华，使她迸发出不平之鸣，思想高度远远超过时人。

改编本对孟丽君这一心理状态的发展变化，也提到了，但不如原本的透彻与淋漓尽致，因而校补本在“恩遇极矣”之后加了这样一段：“世人说做了妇道家，随夫荣辱。今日伊家烘然而发，孩儿倒不在乎与他同享荣华。丽君虽是女子，而今位列三台，何须必归夫婿。以女儿今日之位，就是正室王妃，岂再挂怀？宰臣官俸极厚，虽王府安富尊荣，又何须钦慕？还有一件，孩儿曾官拜兵部尚书，念少华功名未就，奉旨挂榜招贤，孩儿为主考官，点他为头名武状元。丽君便是他的老师。自古至今，哪有老师嫁与门生的？”这样就比较与原书接近，体现了孟丽君思想所达到的高度，亦即体现陈大师所说的陈端生为“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”。

小说本虽大体上体现了弹词本的故事格局，保留了原书中的主要情节，但也有的情节偏离原书的情节，偏离了作者原意，显得很不合理，对此校补本根据原书作了适当改动，使之符合原意，较为合理。书中关于刘捷通敌一事，原书是这样写的：“闻听上邦连次败，特传一计与将军。伊家合我冤仇大，欲借君威息此嗔。如若中军难抵敌，竟将那亭山卫焕绑临城。王华勇达如关切，不肯投降也退兵。”后皇甫少华平番奏凯，准备班师回朝，向朝廷上血本申明冤屈，也说刘捷与番邦元帅邬必凯密书，内云：“今元帅王华、先锋韦勇达，皆卫焕、亭山二人之子，若到紧急难敌之时，竟将其父绑赴城门处斩，王华等父子关心，欲救亭山、卫焕之命，就便不降，亦必有退矣。”很显然刘捷的阴谋是公报私仇，借

敌人之手杀害自己的仇人。然而到了小说中，第四十二回中说刘捷“写密书与郭必凯，言伊自己见元朝成宗年轻暗弱，奸臣当权，天命当归于贵国，故欲献降顺天”，“伊自己就荐一个心腹门生为帅来征，那时诈败，引尔等人马上山，直到京城，我即开城接应，杀了昏君，夺了天位”。这样就由公报私仇变为阴谋弑君叛国的弥天大罪，在封建时代是要诛九族的，不管成宗如何“宽仁”，也决不可能赦刘捷一门。改编者也可能考虑到这一点，到第四十四回中，皇甫少华等上书成宗时，又无刘捷通番阴谋弑君叛国的情节，仍只是公报私仇。这样就前后不一，因而校补本根据弹词本将刘捷阴谋弑君叛国的情节删去，使之符合情理，前后一致。

前面说过，改编本只着重于故事情节的叙述，缺少对人物传神的细致描写，因而性格、心理、声音笑貌，都远不如原书传神。对此校补本根据原书作了一些补充，力求在不影响改编本结构的情况下，补充一些原书对人物的出色描写，但也非常有限。至于原书中存在的在历史真实性和地理知识等方面的很多缺点，如郭沫若所指出的，元代的汉人地位很卑下，而“在《再生缘》中，元帝竟接连以汉人为后，且在朝廷中担任王侯将相的都是汉人，而且都是南方的汉人，此外却看不见有什么显赫的蒙古人。这是完全违背史实的。从地理上来说，她同样不顾实际。元时，北京只是陪都，而她把它写成了清代的北京。由云贵到北京，可以一直走水路。由云贵或荆襄到北京，要经过浙江的温州。再如海船上可以骑马作战，朝廷上可以赐坐花墩，服装是舞台上的服装，制度是清时代的制度，这些都不能说不是缺点”。这些缺点，小说本都基本承袭下来了，原本从荆襄到北京，路过浙江的温州，小说将温州改为山东青州，也仍然不合理。又诚如郭沫若所言：“尤其违背历史地理的真实，那更差不多是旧时代小说家的通病。”

不必过分苛求。

本书改编者已经佚名，这次只是对改编本作个别情节的修改和较多文字的补充，基本上未删改小说原文，至少不会点金成石或面目全非，也就是基本上不影响原书本来面貌。但这样做是否恰当，尚待读者的鉴定和指正。

喻岳衡

一九九七年三月

略论《再生缘》之思想、结构、文词

兹论陈端生写作《再生缘》之经过既竟，请略论《再生缘》之思想、结构、文词三点于下：

(一)思想：今人所以不喜读此书之原因颇多，其最主要者，则以此书思想陈腐，如女扮男装、中状元、作宰相等俗滥可厌之情事。然此类情事之描写，固为昔日小说弹词之通病，其可厌自不待言，寅恪往日所以不喜读此等书者，亦由此故也。年来读史，于知人论事之旨稍有所得，遂取《再生缘》之书，与陈端生个人身世之可考见者相参会，钩索乾隆朝史事之沈隐，玩味《再生缘》文词之优美，然后恍然知《再生缘》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，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。夫当日一般人所能取得之政治上最高地位为宰相，社会上最高地位为状元，此两事通常皆由科举之途径得之，而科举则为男性所专占之权利，当日女子无论其才学如何卓越，均无与男性竞争之机会，即应试中第、作官当国之可能。此固为具有才学之女子心中所最不平者，而在端生个人，尤别有更不平之理由也。当清代乾隆之时，特崇奖文学，以笼络汉族，粉饰太平，乾隆初年博学鸿词科之考试，即是一例。（此科之发起虽在雍正时，而高宗即位后，继续于乾隆元年二月谕，给发先期到京应试者膏火银两。又于临试之期，以天气渐寒，着在保和殿内考试。此皆足表示特重是科之意，其藉文词科试以笼络汉人之用心，亦可窥见矣。”）此科试题较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特难，其得中式者，不过十五人，当时以文章知名之士，如袁简斋之流，虽预试，而未获选，其难可以推见也。端生之祖句山，

即由此华选，望重当世。端生在幼年之时，本已敏慧，工于吟咏，自不能不特受家庭社会之薰习及反应。其父玉敦伯父玉万辈之才学似非卓越。（寅恪未能多见玉敦作品，自不敢确言，然丁申丁丙《杭郡诗辑》三辑一〇，载有玉敦挽天都汪复斋先生五古一首，观其诗，仍是紫竹山房之派，与绘影绘声姊妹之作才华绵丽者，固区以别矣。）至于其弟安生春生桂生等，当时年尚幼稚，（《耆献类征》一九七《疆臣》四九《陈桂生传》止载桂生卒于道光二十年，而不言其寿至何岁。但据《紫竹山房文集》一五《冢妇吴氏行略》所述玉万纳妾林氏即桂生之母事推计之，则端生于乾隆三十三年初撰《再生缘》时，桂生之年龄至多不过十岁上下耳。）亦未有所表见，故当日端生心目中，颇疑彼等之才性不如己身及其妹长生。然则陈氏一门之内，句山以下，女之不劣于男，情事昭然，端生处此两两相形之环境中，其不平之感，有非他人所能共喻者。职此之故，端生有意无意之中，造成一骄傲自尊之观念，此观念为他人所不能堪，在端生亦未尝不自觉，然固不屑顾及者也。如《再生缘》第三卷第九回云：

已废女工徒岁月，因随母性学痴愚。芸窗纸笔知多贵，秘室词章得久遗。不愿付刊经俗眼，惟怜（寅恪案，坊间铅印本“怜”作“将”似更佳）存稿见闺仪。

（此节谭正壁《中国女性文学史》下册第七章第四节已论及。）

可见端生当戏写《再生缘》时，他人已有不安女子本分之议论。故端生著此一节，以示其不屑顾及之意。“因随母性学痴愚”之语，殆亦暗示不满其母汪氏未能脱除流俗之见也。《再生缘》一书之主角为孟丽君，故孟丽君之性格，即端生平日理想所寄托，遂于不自觉中，极力描绘，遂成为己身之对镜写真也。

观《再生缘》第十卷第三九回述皇甫少华迎娶得燕玉一节云：

皇甫家忠孝王的府第造于外廊营内，阮京兆大人的私衙却在烂面胡同，这边迎亲的花轿转来，正从米市胡同孟家龙图相国的衙门前经过。

及同书第一一卷第四一回中，述刘燕玉至孟丽君之父母孟士元韩氏家，拜认为孟韩之继女时，士元送燕玉至厅院前，其言曰：

咧！人夫们，轿子抬稳呵！

连日晴明雪水流，泥泞一路是车沟。小心仔细休轻忽，外廊营，进口艰难我却愁。

然则皇甫少华家在外廊营，即是孟丽君终身归宿之夫家在外廊营，据上引《陈句山年谱》乾隆三十五年条，知陈兆仑亦寓外廊营。端生乾隆三十三年秋间初写《再生缘》时，即在外廊营宅也。端生无意中漏出此点，其以孟丽君自比，更可确定证明矣。至端生所以不将孟丽君之家，而将皇甫少华之家置于外廊营者，非仅表示其终身归宿之微旨，亦故作狡狴，为此颠倒阴阳之戏笔耳。又观第一七卷第六七回中孟丽君违抗皇帝御旨，不肯代为脱袍。第一四卷第五四回中孟丽君在皇帝之前，面斥孟士元及韩氏，以致其父母招受责辱。第一五卷第五七回中孟丽君夫之父皇甫敬欲在丽君前屈膝请行，父亲为丽君挽轿。第八卷第三十回中皇甫敬撩衣向丽君跪拜。第六卷第二二回，第二三回，第二四回，及第一五卷第五八回中，皇甫少华即孟丽君之夫，向丽君跪拜诸例，（寅恪案，端生之祖兆仑于雍正十三年乙卯考取内阁中书一等一名，又于乾隆元年丙辰考取博学鸿词科。至乾隆十七年壬申，副兵部侍郎观保典顺天武乡试，此科解元顾麟即于是年中式会元

状元，为武三元。可参《紫竹山房文集》八《顺天武乡试录后序》、一九《顺天武乡试策问》，及《陈句山先生年谱》有关诸年等条。《再生缘》中述孟丽君中文状元，任兵部尚书，考取皇甫少华为武状元，岂端生平日习闻其祖门下武三元之美谈，遂不觉取此材料，入所撰书，以相影射欤？）则知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，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。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，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，俱足惊世骇俗，自为一般人所非议。故续《再生缘》之梁德绳于第二十卷第八十回中，假皇甫敬之口斥孟丽君，谓其“习成骄傲凌夫子，目无姑舅乱胡行”。作《笔生花》之邱心如于其书第一卷第一回中，论孟丽君之失，谓其“竟将那，劬劳天性一时捐。阅当金殿辞朝际，辱父欺君太觉偏”，可为例证也。噫！中国当日知识界之女性，大别之，可分为三类，第一类为专议中馈酒食之家主婆。第二类为忙于往来酬酢之交际花。至于第三类，则为端生心中之孟丽君，即其本身之写照，亦即杜少陵所谓“世人皆欲杀”者。前此二类滔滔皆是，而第三类恐止端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。抱如是之理想，生若彼之时代，其遭逢困厄，声名湮没，又何足异哉！至于神灵怪诞之说，地理历史之误，本为吾国小说通病，《再生缘》一书，亦不能免。然自通识者观之，此等瑕疵或为文人狡狴之寓言，不可泥执，或属学究考据之专业，更不必以此苛责闺中髫龄戏笔之小女子也。

（二）结构 综观吾国之文学作品，一篇之文，一首之诗，其间结构组织，出于名家之手者，则甚精密，且有系统。然若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诗而成之巨制，即使出自名家之手，亦不过取多数无系统或各自独立之单篇诗文，汇为一书耳。其中固有例外之作，如刘彦和之《文心雕龙》，其书或受佛教论藏之影响，以轶出

本文范围，故不置论。又如白乐天之新乐府，则拙著《元白诗笺证稿》新乐府章中言之已详，亦不赘论。至于吾国小说，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。在欧洲小说未经翻译为中文以前，凡吾国著名之小说，如《水浒传》《石头记》与《儒林外史》等书，其结构皆甚可议。寅恪读此类书甚少，但知有《儿女英雄传》一种，殊为例外。其书乃反《红楼梦》之作，世人以其内容不甚丰富，往往轻视之。然其结构精密，颇有系统，转胜于曹书，在欧西小说未输入吾国以前，为罕见之著述也。哈葛德者，其文学地位在英文中，并非高品，所著小说传入中国后，当时桐城派古文名家林畏庐深赏其文，至比之史迁。能读英文者，颇怪其拟于不伦。实则琴南深受古文义法之薰习，甚知结构之必要，而吾国长篇小说，则此缺点最为显著，历来文学名家轻视小说，亦由于是。（桐城派名家吴肇甫序严译《天演论》，谓文有三害，小说乃其一。文选派名家王壬秋鄙韩退之、侯朝宗之文，谓其同于小说。）一旦忽见哈氏小说，结构精密，遂惊叹不已，不觉以其平日所最崇拜之司马子长相比也。今观《再生缘》为续《玉钗缘》之书，而《玉钗缘》之文冗长支蔓，殊无系统结构，与《再生缘》之结构精密，系统分明者，实有天渊之别。若非端生之天才卓越，何以得至此乎？总之，不支蔓有系统，在吾国作品中如为短篇，其作者精力尚能顾及，文字剪裁，亦可整齐。若是长篇巨制，文字逾数十百万言，如弹词之体者，求一叙述有重点中心，结构无夹杂骈枝等病之作，以寅恪所知，要以《再生缘》为弹词中第一部书也。端生之书若是，端生之才可知，在吾国文学史中，亦不多见。但世人往往不甚注意，故特标出之如此。韩退之云：“发潜德之幽光。”寅恪之草此文，犹退之之意也。

（三）文词 《紫竹山房文集》七《才女说》略云：

世之论者每云，女子不可以才名，凡有才名者，往往福薄。余独谓不然。福本不易得亦不易全，古来薄福之女，奚啻千万亿，而知名者，代不过数人，则正以其才之不可没故也。又况才福亦常不相妨，娴文事，而享富贵以没世者，亦复不少，何谓不可以才名也。诚能于妇职余闲，流览坟索，讽习篇章，因以多识故典，大启性灵，则于治家相夫课子，皆非无助。以视村姑野媪惑溺于盲子弹词，乞儿说谎，为之啼笑者，譬如一龙一猪，岂可以同日语哉？又《经解》云：温柔敦厚，诗教也。由此思之，则女教莫诗为近，才也而德即寓焉矣。

寅恪案，句山此文殊可注意，吾国昔时社会惑于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之谬说，虽士大夫之家，亦不多教女子以文字。今观端生、长生姊妹，俱以才华文学著闻当世，则句山家教之力也。句山所谓“娴文事，享福贵”者，长生庶几近之。至若端生，则竟不幸如世论所谓“女子不可以才名，凡有才名者，往往福薄”，悲夫！句山虽主以诗教女子，然深鄙弹词之体。此老迂腐之见囿于时代，可不深论。所可笑者，端生乘其回杭州之际，暗中偷撰《再生缘》弹词。逮句山返京时，端生已挟其稿往登州以去，此老不久病没，遂终身不获见此奇书矣。即使此老三数年后，犹复健在，孙女辈日侍其侧者，而端生亦必不敢使其祖得知其有撰著村姑野媪所惑溺之弹词之事也。不意人事终变，“天道能还”，（《再生缘》第一七卷第六五回首节云：“问天天道可能还。”）《紫竹山房诗文集》若存若亡，仅束置图书馆之高阁，博雅之目录学者，或略知其名，而《再生缘》一书，百余年来吟诵于闺帏绣阁之间，演唱于书摊舞台之上。近岁以来虽稍衰歇，不如前此之流行，然若一取较其祖之诗文，显著隐晦，实有天渊之别，斯岂句山当日作《才女说》痛斥